56

Carpentier

摠郞成先生事蹟

目錄

歌

詩

竝享三賢祠單子

請享表節祠呈文

序

高麗以盖多清士逸民其彰明較著者枌陽徐掌令烏山吉注書耘谷元進士其人也又有杜門洞七十餘人掛冠不朝峴去終其身不出而以姓名傳者無幾傳固幸耳不傳亦其志也嗚呼若昌山成摠郎公（溥）豈不誠磊落光明從容中道之君子哉方諸徐吉元三先生無愧色矣迄于今翳然無跡是求仁得仁而已復何怨乎昌寧之成肇有中尹（仁輔）中尹有子侍中（松國）

千里負笈屍名載三綱行實其後連四世貴顯
有曰士逵官右文閣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謚文
孝號易菴以文學聞是生摠郎摠郎以
弘武癸亥禑朝九年擢文科寔我
太宗恭定王同榜也歷官刑部摠郎旣革命郎
日入杜門洞晚或居于楊州西山亦微意可見
也與沙川南公乙珍松山趙公狷並稱爲維楊
三隱我
太祖康獻王徵以大司諫不起曁

恭定王禮聘頗繁而終不膺將公之門族多佐
命勳迭來勸駕至有以禍福林者輒踰垣閉戶
以謝之日上宅後山阜望松嶽悲歌慟哭山有
望遠寺遺址人至今指點爲成摠郎望故京處
云歸歿命子孫曰我死可勿書諫議啣我委質
王氏義不事二姓爾曹則可出而仕矣公之後
皆葬在西山而獨公之墓無傳歸而畢命于杜
門洞無疑也嗚呼公以宰相子負重名且有
恭定王同年莅若一幡肰起則公卿之尊鍾鼎

之富可立致也顧乃登彼西山終於杜門其操卓其旨婉不矯亡以名而泯其跡此尤難及不其偉歟青坡李公陸著破閑錄有曰成摠郎晦跡林泉屢徵不起節行高識不讓耘谷而不衒負抱且耻憎於乘運佐命者不能名盖一世云青坡　國朝名臣也又開　國初相臣原之孫其言豈不信而有徵乎公之十三世孫諫大夫彛鎭懼文獻之愈久愈晦採摭譜牒所紀載及海東忠義錄參以家世傳聞掇輯遺事一通以

睠義浩曰君亦摠郎外裔也不可以無識嗚呼
大夫之所褒錄勤而章何用贅爲於惟我
寧考文成王在宥二十五季顯忠象賢靡文不
舉屢賞以善竹橋杜門洞之遺風餘烈曠感而
重致意焉當是時若有以摠郎公聞者必不日
躋祠享而表厥宅里矣嗚呼名之傳不傳非公
志世特叙此庸寓内外雲仍之尙慕云已
上之九年巳巳仲春外裔嘉善大夫行承政院
都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舘修撰官藝

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豐山洪義浩養仲譔

書

孔子稱殷三仁吾東方卽箕子去之之鄕也麗氏運訖有若鄭圃隱吉冶隱諸公貞不媿三仁而無負我箕子鄕者矣又若松都之杜門洞七十君子雖名實莫詳而至今奕奕有生氣令覽摠郞公遺事是杜門洞中一人也義祖三復而作曰噫公其能中庸者乎爲人臣不事二君常也不激不隨從容中道中也如公者白刃可蹈

爵祿可辭又其能中庸也登彼西山而望故都則過殷歌麥之悲也辭諫議而詔子孫則爲周陳範之意也公可謂深得箕子之學而與圃冶並立而無怍色矣嗚呼烈哉成大夫所撰遺事核而信我家君又叙之備矣義祖曷敢贅謹以此識感

外裔豐山洪義祖書瑞謹書

行成於己者有待於人君子之行亦各成其志已豈以名爲哉見事先幾潔己高遠者其迹泯

朕人無得而稱焉太史公乃以得夫子而名益
彰幸伯夷而悲巖穴不遇之士何哉勝國全節
諸公所成就不同隨所遇之如何也向使我
朝無諫議之徵成總郎不事二姓之義不著其
跡將泯朕於西山杜門洞之間是其素志也益
總郎知幾先見於革命之際故以文孝公之子
我
太宗之同榜文學才猷有大過人者而在麗朝
官不過摠郎以斂退不衒惟恐阽然火而淪太

用也及　聖主光臨旁招遐邇而卒能潔已長
往不激不詭治命以正終將養以裕後無不從
容中道時之人固莫得窺其際迺反患不從已
不欲著其各在總郎何損焉朕未百年李陸氏
青坡野乘爲信筆又四百有餘年遺事記載咸
於是總郎之跡始大著而各與之不朽矣天道
之無晦不顯久而益徵有如是夫
聖上九年歲己巳首夏騎省員外郎完山崔鴻
晋撰

往在麗運之訖忠臣義士之表著可稱者廑一再見嘗竊歎五百年禮義之俗何太寥寥及余遊覽舊都訪所謂杜門洞蓋麗餘人士之隱而不返者有七十二人余又瞿然而驚喟然而歎曰昔殷有天下六七百年仰義之士獨夷齊二人蕞爾東土是何夷齊之多也惜乎史失其傳七十二人之名行泯然不少概見四顧遺墟一望燕麥星斗莘止茲寒色正而已余於是徘徊俛仰沈思遐想思有以放示掌故網羅放佚發

潛德於幽光吾友成監察永愚以其尊大人大諫公所輯揔郎成公遺事賸之即七十二人之一也嗚呼士不幸遭革命之際不死則仕耳死固非人々所可辦者而不死而全大節尤君子之所難也故進不為殉名之士退不作羈縻之臣晦跡淡山不怨不悔威武不能屈爵祿不能奪余詩所謂湯武心非薄夷齊義不讓者寔公志也況臨絕之言不激不隨婉有餘味其自守也嚴故貽贈不逮於身其詔後世忠故名碩不

絶于今苟非學識眞正充養有素顧安得與於
斯哉余觀松岳光氣尚能亡然迺歎曰雖其陽
九百六方厰降割之際光岳之氣未嘗不合也
山川之雲未嘗不出也奇偉卓犖魁傑之士未
嘗不接迹而起也然則是氣之亭毓胚胎於人
宜乎七十二人之多也其西山望遠寺之間爲
嶽草木悲鳴掩翳若尚有齎恨而不盡洩者悲
夫噫士之砥礪名行結轖沈淪而發聞乎其子
孫者有之然非賢子孫又烏能闡揚乎哉余以

是重有感於七十二人之幸不幸

持憲海南尹奎範謹識

紀實之難有由然者矣聞者之難詳也傳者之難愼也紀者之難公也故良史氏欲信其傳上自天官所載下至閭巷傳聞暨稗家叢談靡不罔羅蒐括博考深思權度而去取之載筆之難若是其戞戞乎我高麗刑部摠郎成公搏當革正之世乃心王氏矣以自靖終身不祿與杜門洞諸人泯然同歸或曰終于西山于今四百有

餘載葬地無傳其鉄盖有間矣公之裔孫大司
諫并祖懼夫久而愈泯取諸譜牒與忠義錄所
紀載旁及家庭宗族間所傳聞敬錄而藏于家
猶懼夫不能詳愼且公而傳諸遠矣於是得青
坡破閑錄有曰戊摠郞及我 朝受命晦跡林
泉屢徵不起族人汝亢數致書不答躬來訪之
遯避不見有遺命勿受 本朝官職及貤與其
家不敢違節行高識負抱不讓於穀谷而不自
衒又見槽於秉運佐命者不能各盡一世云李

公之於公猶及見其世則聞之也必詳矣觝行之士立言惟謹則傳之也必愼矣佐命之家趣舍有異好不至阿其所好則紀之也必公而信矣此可見公之卓節特行爲李公所推服而古人記實之難且重有如是也凡所以大諫公之闡揚光烈者足以適所願而垂無窮也醇拮嘗生長耘谷元先生之鄉踰車嶺窺土窟登七峰俎豆之地講先生之遺風節義文章誠有所特立而興起者矣今於青坡之云不敢贅附而增

益之

屠維大荒落清和節外裔孫泰齋郎豐山洪

醇浩謹識

湖南之有成盖自佐郎公諱（汝源）始嵩而公之六世祖郎　摠郎公也摠郎公之遺跡非不記載於　朝野史乘惟予不肖居在遐土見聞孤陋且生於四百年之下而欲識述於四百年之前亦已難矣何幸今年仁老　蒙秩郎以追榮事送次子裕鎭八路拜于吾宗大司諫（昇鎭）氏

賻大諫與之叙子姓昭穆訖因以 摠郎公事
蹟之所載示之一則麗季榜目一則青坡破閒
錄一則海東忠義錄一則遺事證破閒錄者故
叅判李公陸著爲忠義錄者故牧使趙公德常
撰焉遺事者今大諫叅之以破閒錄證之以忠
義錄衷之以傳聞說乃成一通有曰麗季
洪武癸亥四月 公登第官至刑部摠郎入我
朝乃以不事二姓之義屢徵不起族人雖屢書
亦不答至如松京之杜門洞楊州之外西山卽

公之晦跡之地而且其望遠寺盖取諸望故京因以為號故也又况大諫之長子殿中御史求跋請于搢紳君子以叙之曰傳也曰跋也曰詩世嗚呼四百年前之迹由此一部書而照人耳目完若昨日焉名之傳不傳雖非 公之本志也而風聲所及廉頑立懦亦足與夷齊儷美而然休抑爲耳孫者追慕興感之心油然發於此則大諫公所輯之書殿中御史所賦之詩亦豈非大有功於後來耶余乃謹次一詩以寓興感

之誠
十二世孫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行龍驤
衛副護軍兼五衛將鳳儀謹識
壬戌春　家大人牧楊州往省西山通判墓
通判卽摠郎公之孫　摠郎公高麗及第入我
朝避世終其身今刊行譜曰拜大司諫累徵終
不起海東忠義錄曰遯跡不出家乘曰終于杜
門洞以是知　公之跡不出杜門洞及至西山
山下諸宗人指山頂一墩曰此古望遠寺遺址

也昔　摠郎公自杜門洞移居西山是時相國
怡軒公年已八十餘官旣尊於　公又大父行
世躬駕勸之起托出遊不見陟彼墩日望松岳
寺之名以此云由是知　公之復有西山之行
也肰其終也不在西山西山無墓　盖公始終
在杜門洞而楊之行非久淹也故家乘不言嘗
是時南公乙珍隱沙川趙公狷隱松山　公隱
西山維楊三隱皆有微意而　公之西山盖可
以見其志矣方其不赴鶴書獨和薇歌之日高

風卓節必有赫赫照人耳目者而今皆無傳何也夫為人臣而不事二姓常也　公既不以節自居為公子孫者亦承其志不事顯揚歟抑事貴微婉必隱現得中而後可以全其節而繼公者亦不敢張大之歟是未可知也然今距　公為四百餘年矣　聖神相繼象德崇贊以至前朝秉節之贊亦皆旌褒不遺此正　揔郎子孫可言之日也余以子舍從謹賦近體詩一篇以寓追遠之誠

十四代孫殿中御史永愚謹識

節之於人大矣彝倫以之而得叙法綱以之而不墜行諸一身之微而足以撑宇宙炳日星是乃 朝家之褒旌而士林之景慕也粵若麗運之訖體古人自靖之道者固多而我先祖揔郎公實與焉攷諸家乘槩知其操及見忠義錄破閒錄公即杜門洞七十二賢之一也噫壬寅春過松京見南門鍾銘易菴先祖手書宛若昨日寫歛衽起敬雪泥之鴻自不禁悵黯於公爲先考也過楊州登外西山問望遠寺遺址雲山蒼亡徽亦無恙耶揔郎之於

伯夷一而二已而一已任清風廉頑立懦而已
躋淚洗面愈久愈深使此卓節高行不傳於世
者時有續晦而肰耶予孫之零替而肰耶晦其
乃祖之本心也顯其後昆之孝思也詩人所謂
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正以此也於是卽欲鋟梓
而壽其傳鳩聚若干財設役于松山齋閣又與
盛光丁斯文達鉉爛議斤正而以金斯文鳳淵
爲繕寫以鄭雅寅奎爲監印始克成編譜越實
多主臣而已容俟後之立言君子

十四代孫進士前叅奉永悳謹識

傳

高麗氏之末名節之士甚多 國家悉已褒崇之時則有若耘谷元先生隱于雉岳冶隱吉先生遯于烏山徐掌令處於衿川金白巖浮于海金龍巖入于吳是皆以罔僕之志樹風聲于百代者也至今炳然照人耳目獨雁夫成摠郞西山之節不少槪見於世何哉嗜世之君子不能徵顯闡幽也摠郎成公名掑昌寧人也其先曰

仁輔事高麗毅宗爲中尹殷于京師子松國貢
麗哭且行千里而歸時有虎跡之應其詳載三
綱行實後爲侍中子漢弼中書平章子君輔世
子少保子貯遷部典書子彥臣贈三重大匡判
密直司事行奉常大夫知林州事子士達右文
閣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謚文孝號易菴以文學
名擢牧隱榜牧隱嘗推其文章筆法博郎士建
子也禍朝癸亥登第我 太宗大王同榜也官
至刑部摠郎麗亡入杜門洞後移楊州之西山

盖竊採薇之意也

太祖大王以諫議召

太宗大王以禮聘之皆不就其族有爲佐命勳臣者數勸之起且恐以禍福不應或踰垣而避之或閉戶而拒之日上家後山望故都悲歌流涕至今其地有望遠寺遺址相傳以爲成摠郎望故都之處臨歿誡子孫曰我死愼勿以諫累我彼輩　朝鮮人也可出以仕矣或言終于西山或言復入杜門洞以終莫知其處其事蹟

於青坡破閒錄及海東忠義錄青坡　國初名臣李陸氏號也時近焉其書可徵於後其言曰揔郎節行高識不讓於耘谷而見嫉於佐命者名不顯於世噫名之不顯後人之惜之也於揔郎乎何損謂其爲名而爲之淺之爲揔郎也獨行其志爲吾所當爲之事而已不恤其他乃所以爲揔郎也歟伯夷太公各守其義異哉彼嫉之者何也尙論當時諸賢耘谷已嘗在師傅之列　國家所以尊禮之者特殊尙矣若白巖籠

巖決矣而易爲也冶隱掌令微矣而難爲也若
堅守吾節之貞不見是而无悶又能不矯不激
以全其道則摠郎之志爲然也
聖上九年己巳季春禮部員外郎草溪鄭元善
撰
嘗讀伯夷傳陋其爲說頗規規於名爲不足以
稱伯夷及登首陽山謁夷齊廟歎曰君子立義
不名與期而後人之聞風興起則賴有其名不
肰首陽與衆山等耳高麗之亾盖多聞伯夷之

風者而杜門洞七十餘人鮮有傳者獨成摠郎
傳欲泯其跡而其名尚存豈非天哉公嘗麗季
以司諫署令登文科與我
太宗大王同榜歷官至刑部摠郎麗旣亡八杜
門洞不出號或居楊州西山以寓採薇之意
太祖大王首拜大司諫不起
太宗亦屢徵不就時佐命諸臣及公門族屢書
勸仕動之以禍福皆不應或來訪輒避不見日
上高阜望舊都悲歌涕滂至今有望遠寺遺址

相傳為忠臣望京臺云遺戒子孫勿以大諫書
吾基道且曰我委質王氏義不事二姓著節雖
仕可矣公旣以身殉義不為利屈不為威奪其
身且不顧豈顧名哉青坡破閑錄曰公節行高
識不讓耘谷而晦跡林泉不衒取憎於乘運佐
命者不能名諡一世斯言誠知公哉肰名之顯
晦豈人之所能與奪哉行立於身而名出於行
故人能榮辱死生人而不能使君子無名名者
天之所與也方公之生抱義藏身惟恐有名而

人亦甚公之有聞定若百世泯泯也者而歿後四百餘年人之得公於傳聞者亦幾乎廉頑而懦立孰使然哉乃天所以賞善於百世之下者也是以寄名於人者著於一時寄名於天者炳於千古寄名於心者終不泯人非鬼責亦天之理然也彼挾一代攀附之功假威福之權而欲他人已從又欲人歿世不稱者非愚則妄也公昌寧人侍中松國之後昌山府院君士達之子奕世冠冕爲國著姓十三世孫大司諫弁鎭記

公遺事命浚欽文之浚欽顧不足以傳公也特
書所感質諸有識者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 敎兼 經
筵侍讀官晉山姜浚欽謹述

遺事

公諱 [illegible] 昌寧人昌寧之成自麗朝中尹公始中
尹諱 仁輔 經 宗朝病歿于松京中尹之子 [illegible] 松
國 負屍還鄉哭行千里有虎迹之感其詳載 三
綱行實登官至侍中侍中生諱 漢弼 中書平章

事平章生諱君補僉議府叅理世子少保少保生諱賢選部典書典書生諱彥臣贈三重大匡判密直司事行奉常大夫知林州事知州生諱士達右文閣大提學呂山府院君謚文孝號易菴文章學行爲一世所推重擢牧隱榜柳巷輓詩曰自是天姿明且哲更將聖學切而磋牧隱詩曰筆鋒勁直光如射詩法平和味自醇又曰悠悠四十年間夢車仆馬僵行路難幸得全歸公底根只懶多病我亦安盡公當麗季危難之

時以明哲之姿濟之以學問立朝四十餘年不
儞不撓全節而歸觀於數公之詩可知爾餘事
詞翰亦造其極今東文選有瀑布歌等篇於京
南門鍾銘即公之筆也是生公公以癸亥
四月由司諫署令登文科寔我
太宗大王同榜官至刑部摠郎麗運既訖公即
入於杜門洞晩或居楊州外西山亦寓採薇之
意也
太祖大王亟拜大司諫不起

太宗大王禮聘益勤竟不就是時佐命勲臣多
出於懿親之内迭來勸起至以禍福動之而或
踰垣以避或閉戶不納日上家後山顚望古都
悲歌流涕今其舊墟有望遠寺遺址尙傳以爲
成摠郞望古都之所也臨歿戒子孫曰我死勿
以大諫啣累我且曰我委質於麗朝義不事二
姓汝輩　朝鮮臣子可出而仕矣或言葬于西
山下或言還八杜門洞以終未知孰爲眞傳而
公之子孫相繼入葬于西山獨公之墓無所傳

還入杜門洞之說似近之然今於四百年之後非但事蹟之泯然不彰並與衣冠之藏而寘漠無傳後孫之心安得不痛恨於終古也嗚呼公前朝一郎潛也革世之後超擢而徵之其相與之際夫豈偶然哉使公幡然一起則勲名事業豈可量也而顧乃遯跡於杜門之洞沒身於西山之下卓然壁立不少撓屈此已盛矣而况其隱見之跡雍容微婉既不以存亡而易節又不以矯激而取名千載之下欽然無迹古所稱不

夷不惠從容中道者其非公之謂歟朝野史乘必多稱述而見聞未廣不能一一搜載獨故參判李公所錄足以徵信於後其外如海東忠義錄及家庭宗族間傳聞之說參之以家乘取其核而無疑簡而無濫者裒成一通以寓百世興感之慕焉

十三代孫通政大夫前司諫院大司諫聖鎮謹識

遺傳曰公諱博昌寧人高麗侍中諱松國後也

大提學號易菴謚文孝諱士逵之子
洪武癸亥以司諫署令登文科
太宗大王同榜也
恭讓辛未以刑曹摠郞議定五罪見麗史圃隱傳逮我
朝受命晦跡林泉屢徵不起
太宗大王屢降王札以召終不就職以終焉通
政大夫僉知中樞院事郞我 朝所授官也資
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義禁府事郞曾孫領
相希顏推恩也 月沙李先生撰監司公世平

碑銘序曰成呂寧著姓麗末有諱 溥 官至刑部
摠郎麗亡不仕以終卽推忠協理功臣三重大
匡呂山府院君諡文孝諱 士達 之子銘曰惟成
發源侍中肇僉樞秉志貞以紹云
柳懿作多馨齋詩序曰吾於廢蟄時周覽我
東事蹟摠郎成公秉節麗季累 徵不起臨
終自書碑文以前朝摠郎戒子孫勿書本
朝官啣云
公諱 溥 文孝公諱 士達 之子

洪武癸亥禑朝九年以司設署令登文科
官至刑部摠郎麗運訖入杜門洞歿或居楊州
外西山
太祖大王拜大司諫累徵不起
太宗朝禮聘益勤竟不就臨歿戒子孫曰我死
勿書 本朝官啣且曰我委贄王氏義不事二
姓汝輩 朝鮮臣子可出而仕矣

同年榜目

乙科三人

金漢老
沈孝生
金愭
丙科七人
李來
柳談
尹玨
成溥
權文毅

李藻

太宗大王

海東忠義錄略 按使趙德常林川人監司德潤三從昆弟判書明鼎

再從侄著忠義錄

成溥刑曹揔郎 麗亾遯跡不出

太祖以大司諫招之終不起

青坡破閑錄略 青坡固城人叅判李陸號也祖原以前朝及第我

太宗朝拜相世宗朝至領相謚襄惠號容軒陸以文武才負一世之望官至

小司馬八海東名臣錄所著有破閑錄我東野乘之最先出

成揔郎愽及我朝受命晦跡林泉屢徵不起族從汝完屢晋不答親訪避之遺命勿書本朝官職及貤典故本家不敢違節行高識不讓於緜谷而不銜負抱取欑於秉運佐命者不能名諡一世

跋

余吏于嶺南職兼外史故取考列邑誌有所謂金達巖載安義誌中盖麗季有李元達者仕至典書麗亾與其妻金氏入安義山中對

坐巖石上遂餓而死邑人哀其雙節指其巖而姓名之號爲金逵云余覽訖竊悲之乃曰麗之遺民不見於史有其事而泯其迹如李元逵者又不知爲幾人乎己巳春以事寓于雲從街民舍一日成殿中永愚甫以其　先祖摠郞公遺事示余曰先祖節義无愧古人而　國乘有闕其見於外史者惟青坡破閒錄在焉尚可以不朽乎余徵其書於成君而讀之即　國朝名臣侍郞李陸氏所著而青

披其自號也其言曰成摠郎節行高識不讓耘谷耘谷乃元進士天錫而世所稱東國伯夷也李公以公比之又曰不衒抱貧見惡於勲臣各不盡世公之節義有志之士皆可勉也其所以無名不可企而及且李公開 國元勲之孫而距麗季不遠於摠郎公事雖非耳目之所逮其言必有所受焉宜乎後人之徵信於是書也或曰是書非無可據卽稗史也君何信之深也曰不然史佚其職而稗史

作稗史所以補　國史之闕也苟如君言朱
子著綱目至魏之紀年以竹書爲證者何也
又况是書之所自不爲竹書比乎余竊感抱
郎公愍節因破閑録始著而重悲安義縣之
部士義婦不遇李陸氏也遂爲之跋
上之九年己巳暮春弘文校理凝川朴孝成著
遺事歌
杜門洞深野草春七十二人公一人平生知己
趙松山出處大義書相問知犬者犬知焉馬君

旣知我同我隱跡入楊州之西山遂與夷齊伯仲間松山與公南沙川維楊三隱至今傳公與趙公狷爲道義交麗七趙公貽書曰知馬者馬也知牛者牛也知犬者犬也知我者君也君旣知我則從我去就宜之於是同入楊州趙公隱松山南公乙孫隱沙川公隱西山琴歌相答時稱維楊三隱見趙松山集

天牌直臨閉戶臥御札頻降踰垣避時人爭以禍福驗抱琴一彈悠然睡洪武癸亥以司設署令登文科實太宗同榜友太祖即位以大司諫屢徵不起太宗貽書禮聘皆不就人多以禍福動之公怡然幽家兼及破閑錄而略之

日上山頭對松岳山寺仍名望遠寺西山尙有遺址殘

碑不昔大司諫深刻前朝擴郎字青破居士李

公陸尙論至比元耘谷陸麗國相李原孫作跋間錄我東野乘自破閑

錄始稱公四僕之風末曰節行高識不讓元耘谷陸官至參判

各垂月沙墓碣銘事載海東忠義錄月沙集武監司諱世

平碣銘曰有詩傳麗亡不仕以終又曰惟威發源傳中華僉樞東志貞以紹監司公郎公

之玄孫忠義錄敎使趙德常所著德常所判書明鼎弄從至判書德潤三從是身也

公墓不在西山中世傳還八杜門終家乘聞見塚曰公初

八杜門洞號居西山還入杜門洞以終故西山無墓所云

昔我

英廟幸故都杜門洞曰豊龜趺遂祭七十二毅

魄丹壝碧墠何輝赫

正宗癸卯述先志表節祠建贊堂側七十二人

何厚薄知其姓者曾林孟戊辰追享成提學特

許章甫時闡請於戲 三聖表貞忠覆盆日月

回光明廳公有命勿敢言節惠 貤贈傷先志

祠名表節 聖意存捨公其何表節義況以同

堂同志貫俎豆先配三賢祀 戊辰追享之亘提學思齋卽丞之同

堂三賢指曹林孟

闡幽發潛獨不及子孫之痛士林耻中承傳後

雙廟光不肰埋没蕭睢陽古人稱善出性貞錚

睹不轂騶虞仁朴淵飛瀑細雨天金剛大鍾夕

陽烟公先君子易菴公作朴淵淰古詩二首俱載東文選元使娄金剛鑄鍾公以檢閱書

鍾名懸開城南門樓

今人亦有古人風何處相逢樽酒中若問先生

炳肰節不朝覘頭一輪月事之嚴癖時世公之卓節尚東槃葉年之

與豈時来至而然耶古今人記述不爲不多而編帙浩穰有妨精閲故撮其要作歌以寓

悲感之意

詩

摠郞先祖卜玆山蒼翠遙遙不可攀獨跂人間
孤竹士肯書碑上子陵官身將至德潛遺史天
遣諸孫躡峻班滿目松杉春雨露雲仍何處拜
衣冠

十四代孫殿中御史永愚謹稿

千古夷齊去後山蒼崖萬丈阻人攀忠臣只爲
前朝死後世猶稱故國官埋沒蓬科迷舊墓蟬

聯苗裔盡清班摠郎遺事晴窓讀盥水薰香更
整冠
麗李忠臣入此山冥鴻杳杳影難攀一朝天命
歸眞主萬古風聲在小官東海蹈時曾有魯
西京史後更無班定知當日縣棺窆不用薇垣
掛笏冠
眉山樵夫朴孝成謹稿
東國綱常在此山人人肯許共躋攀維楊縣裏
稱三隱王氏家中保一官留與雲仍名奕奕傳

來稗史蹟班〻千秋欲識夷齊墓殷禮分明用
冔冠

承文院博士豊山洪義弼謹稿

聖朝天地有殷山孤竹清風我祖攀公論海東
忠義錄遺言麗李摠郎官同時三隱金蘭契後
世千孫王笏班老栢蒼松迷古壠年年灑淚會
衣冠

十二代孫同知中樞府事鳳儀謹稿

並享長湍三賢祠單子

伏以崇德象賢有國之令典褒忠奬節爲政之

先務恭惟我

英宗大王親幸松都撫興王之迹而奬文忠之

節碑善竹之橋又聞杜門洞七十子之賢竪碑

表節樹風聲扶世敎於百代之下粤我

正宗大王以達孝善繼述之盛念特命曹林孟

三賢立祠而享之又許禹公玄寶追享圃隱之

祠凡在麗季忠節靡不褒録而名跡之顯晦有

今昔之分闡揚之美舉有先後之殊者蓋以士
林之疏請大臣之 慈稟不一其時而肰也生
等先祖高麗摠郞諱溥
洪武癸亥以司設署令登丙科與
太宗大王同榜盖
太宗有潛邸之舊而兼有同年之誼也
恭讓辛未以刑部摠郞議定五罪逮夫壬申麗
運告訖
聖祖龍興公秉節不屈晦跡林泉

太祖大王以官職召之固辭不就
太宗大王屢降王札以徵之亦不起　國初領
相成拔完郎公之近族而屢書不答來訪避之
臨終自書碑文曰前朝摠郎成溥之墓戒子孫
勿書本　朝嘲月沙李先生撰監司公　世子碣
文曰成昌寧者姓麗末有諱溥官至摠郎麗亾
不仕以終郎推思協理功臣三重大匡昌山府
院君謚文孝諱士達之子其銘曰惟成發源侍
中肇僉樞秉志貞以紹李青坡刊行文集柳戇

所著多馨齋詩序皆言其高風壯節而夷考其出處行跡實與吉冶隱元耘谷趙松山其揆一也而尚闕褒揚之舉此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士論之抑鬱哉 生等 非不知一番號籲冀萬一之處分而 九重路修陳達無階矣卽伏見前年七月 筵下辭意則以徐掌令甄及張公安道其子仲陽俱以麗朝忠節許令立祠腏享此誠昭代之曠典有國之盛舉遠近章甫孰不鼓舞興起而 生等 之心尤有所歡喜不能已者何哉

徐張三賢既以存心所事不屬其節至蒙崇報之典則 生等 先祖亦當一體並脩而尙今遲稽者特以呈單之際未及同舉 迺禀之時未得幷奏而然矣然而撫實 啓請惟在我 閤下一轉手之間耳 閤下任三與之責佩惟淸之望凡所以立綱陳紀旌善癉惡之道靡不用極則其在尙忠褒節之舉尤有所軫念于中者矣且念成命既下之後復此陳請雖若煩瀆此亦有已行之例粤在壬子嶺儒以尹李朴三賢殉

節處設壇腏享事疏請蒙 允之後復以金義
士俊臣金義士鎰追 啓合享表節祠曹林孟
三贒旣享之後又以成直學思齋上言追配盡
以其立節之心所處之地固相脗合則未嘗以
先後之不同有所持難於其間也稽之往牒張
巡許遠一心殉節而立傳之人只叙巡事之始
末而不及許遠此韓昌黎所以作後叙而恨惜
者也其後竟立睢陽雙廟孤竹淸聖進周釆薇
得夫子求仁得仁之褒然後其名益彰然則攄

節公幾百年泯滅之高風道節其將有待於我
閣下始有闡揚之道耶伏願取考事實仰達
崇聽使揔節公合享於徐張三贒祠一以扶萬
世之綱常一以樹一代之風聲不勝祈懇之至

表節祠請享呈文

進士金南運等謹齋沐再拜上書于 晋相閣
下伏以是年卽我
聖上嗣服之 初元也並時惟我
閣下居晋之初政也而是邦也則以勝國五百

年王都逮
聖祖龍興之初亦嘗　南面出治之地故
烈聖朝樹風之化必先於是邦而今也上以際
朝家初元之日繼述是急下以值保釐初政之
時賛襄是懋則生等之世居是邦者安得不采
輯乎未樹之風敎警咳于初政之下以爲賛
初化之助乎本府表節祠乃杜門洞曹林孟三
賢妥靈之所也杜門洞之碑肇建于
英廟庚申表節祠之享祀始于

正宗癸卯杜門之賢不止于三而嘗其建祠也
知其人者只爲三先生故享止於三矣至
大行朝知直提學成先生而躋享之其後又知
贊成事朴先生而配食之又其後知禮儀判書
閔金兩先生而躋配之蓋其未知則已苟能的
知其爲杜門之賢則未嘗不並享于表節祠然
其所以知之而升之于 府轉聞
天陛者士林之責此皆 生等 之先進所已行而
生等 又知有摠郞成先生壽嗟呼先生之節其

可易言哉 生 等 始讀月沙集而知高麗有成摠
郎次讀青坡破閒錄而益知其所未知繼以讀
松山集而乃㶅知之益月沙集成監司 世 平 墓
碣銘叙其先德曰有諱 溥 麗亡不仕以終故只
知其爲一節之士矣至於破閒錄則有曰節行
高識不讓元耘谷而不眩抱負夫耘谷是才德
俱優之賢而後之尚論者乃以公爲不讓且謂
之不眩不眩是實有之驗也故謂之益知者此
也然而此猶人之比方之言也不若松山之自

言焉盖松山與先生書曰知犬者犬知焉者焉
知我者君夫以松山鶡天亘宇之節人莫知其
心而托先生以知心則成先生趙先生一而二
二而一也生奇於是乎知先生之深也然而所
知者特知其節行之有本於德而至其淵源之
所來出處顚末尚有所未詳者竅後得成氏家
乘而讀之則公諱 搏 昌寧人侍中 松国 六代孫
易菴文孝公 士達 子也 祠朝九年以司設署令
登文科寔我

太宗大王同榜也官至刑部摠郎逮我　朝入杜門洞以自靖晩居楊州外西山取西山之名也日登家後山寺望松京號慟故人名其寺曰望遠也

太祖大王以大司諫徵之

太宗頻賜書禮聘之竟不就與趙松山南涉川爲友時稱維楊三隱臨終遺戒勿書本朝官啣西山無墓或言還入杜門洞以終此其家乘大略也生寺於是乎知杜門洞一人即成先生也

盖嘗於三綱行實知成侍中之孝感於菟而郎先生六世祖也又嘗於麗史及東文選及牧隱集諸書知成易菴之文學勳庸而乃先生之先考也以侍中爲祖以易菴爲父則先生之節行所自來正在乎此夫然後知先生之節始詳也旣而歎曰淵源之深遠如彼出處之正大若此宜其風聲之愈久愈傳彌遠彌廣而只見於中葉以上三書而已則人之知先生者何其疎也其後得近世柳氏之多馨齋詩序趙氏之海東

忠義錄或稱其八　本朝屢徵不起或言其遺
命勿書　本爵貤贈至於都鄙之搢紳章甫歟
其事記其實者不翅盈束溢案而獨舊京士林
尙未能出一言以道先生之節此可謂西京耻
也肰而抑有說焉歟先生之節紀先生之節藏
之巾衍之中以爲紙上之空言則一部破閒錄
足矣又何必多乎云哉必也使先生之節顯之
于朝享之以爼豆肰後始乃爲慕先生之道而
如此者不可以一間一見特令上達故先之以

月沙集次之以破閒錄繼之以松山集旣知而
益知之益知之不足又深知之然猶未也考之
於成氏家乘以詳其知參之於多聲齋序忠義
錄等語以證其知然後知先生之宜享表節祠
無少疑也無少疑然後乃有是舉是舉之遲至
于今者爲是故也大率人之顯晦有數事之先
後有是故杜門四百年始有碑又有四十四年
始建祠而止享三先生又四十一年之間次第
享四先生惟此七先生躋享之先後不同而其

節則同今於成先生又奚論時之先後也哉惟
我
正廟建祠諡述
英考竪碑之事也
大行朝追享之命又述
正廟建祠之事也今夫繼
三聖樹風之志賸一世聞風之願正屬我
聖上今日之事而關于
上者 閤下也謦咳于 閤下者 生等 也今 生

等盡生等之責惟願 閤下修 閤下之職仰
以贊 初元之化俯以慰愚見 德化之望伏
不勝祈懇之至
留守尹命圭 題曰謹覽來狀不覺起敬營門始
任屬耳勝國之卓節高義未及考悉只知有
杜門洞諸先生之並騰於院享矣豈料以若
成先生不渝之孤忠獨爲見漏而尙未配食
乎實是昭代之欠典職是守臣據實褒聞固
不敢辭是矣如此等莫重莫大未遑之盛

要不如待愈久愈彰莫過之公議姑爲齋誠
抱枕以俟日後屢顯成事之地宜當向事

追跋遺事後

高麗代運訖忠臣義士之表著特稱者鄭圃
隱吉冶隱元耘谷其人也又有杜門洞七十
二人而雖各實莫詳至今爽爽有生氣焉竊
有所興感矣及見青坡破閑錄公卽杜門洞
中一人也圭復而起曰士不幸遭革命之際
不死則仕而死固人之所難而尤有難於死

不死而全其節是耳故不為殉名之士不作
覊株之臣遯跡深山累徵不起威武不能屈
爵祿不能奪不激不撓不懟不悔知公可謂
得中庸之中而與鄭吉元三先生並立而無
怍色矣登彼西山而望故京以寓伯夷採薇
之意也辭諫議而詔子孫毋敢王蠋不事二
姓之義也嗚呼烈哉先生之節之行於忠義
錄松山集月沙集叙之備矣其餘搢紳章甫
歌其事記其實一則請享於三賢祠一則請

配于表節祠總若干言裒合爲一卷而公之
后孫通訓大夫水輪院拔師永憙氏欲壽其
傳設役于松山齋閣以余爲斤校之任才雖
謭劣是乃平生所感慕之不已故勇赴勤敎
而顧念托名爲榮忘拙謹搆跋于卷末

靈光士人丁達鉉抖擻謹識

余嘗讀麗史至杜門洞故事不覺掩卷長吁
竊有所興感焉玆今春之譜吾族也謹按先
祖摠郞公遺事則始亦洞中七十二人之一

也其直道全節炳若丹青備載於海東忠義
錄及吾昌寧氏家乘不敢更贅瞽說而私語
於心曰家乘者一家之史也而與良史氏各
山之巔并行而不泯是可貴也嗚呼觀吾譜
者忠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況爲其子孫
者乎謹次西山感古詩一首以寓羹墻之慕
而尾[illegible][illegible]
百世淸風倬彼山誰能躡跡更躋攀忠貞獨
保昌寧氏富貴終辭諫議官蘭書三年文柏

節徽歌千古伯夷班不朝峴上依㠯月影作

先生早掛冠

十五代不肖孫校修再拜謹書

都廳兼校正靈光儒生丁達鉉
繕寫　高敞儒生金鳳淵
監印　咸平儒生鄭寅奎
掌財　茂長　成校修